

今古奇观

令人拍案称奇的佳作！即便存在着荒谬与不合时宜
但故事中的人性矛盾却是亘古不变、值得深思的



下

教你看懂 今古奇观

JiaoNi KanDong JinGu QiGuan

-----•高谈文化•-----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今古奇观



教你看懂 今古奇观 下

JiaoNi KanDong JinGu QiGuan

-----•高谈文化•-----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关于本书

《今古奇观》是一本“话本小说”，“话本”是说书活动的草稿，说穿了不过是说书人的“说话记录”，但这正是它在文学与说唱艺术上最出奇制胜之处。

“说书”是明朝市井间流行的通俗大众娱乐，通常由一个堪称“故事贩卖机”的民间艺人，手持响板、锣钹，吟一首“开场诗歌”，让成群的观众围簇过来折服于他的口才之下，是一种最简约素朴、却趣味无穷的表演艺术形式。

当时演出的盛况虽随着时光的消逝而去，但您仍可通过本书，感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痛，笑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喜、感叹唐伯虎点秋香的妙……

岁月流逝，时代变迁，如今，“今古奇观”中的“今”已成古，“古”又往后推了数百年，但即使存在着荒谬与不合时宜，故事中的人性矛盾却是亘古不变、值得反复探讨深思的。

因此我们将之从历史漫漫尘埃中拾起，呈给当代如饥似渴的读者。

总策划：魏里亚

责任编辑：许苏江 李士荣

特邀编辑：王国荣 孟 通

古典智慧◇教你看懂



《史记故事及其成语》(上)



《史记故事及其成语》(下)



《唐宋传奇故事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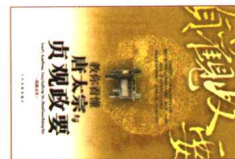
《秦汉杂剧》



《梦溪笔谈》



《纪晓岚与阅微草堂笔记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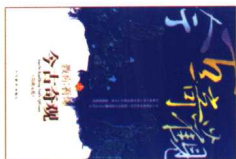
《唐太宗与贞观政要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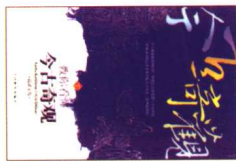
《六朝志怪小说》



《宋代笔记小说》



《今古奇观》(上)



《今古奇观》(下)



《世说新语》



《天工开物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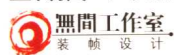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庄子及其寓言故事》



《荀子》

宣传推广：英杰燕园



卷三·六个灵魂不死的历史名人

- 3 <李谪仙醉草吓蛮书
15 <沈小霞相会出师表
40 <卢太学诗酒傲公侯
63 <刘元普双生贵子
82 <俞伯牙摔琴谢知音
92 <庄子休鼓盆成大道

卷四·十三个社会秘密档案

- 103 <滕大尹鬼断家私
119 <看财奴刁买冤家主
134 <宋金郎团圆破毡笠
151 <陈御史巧勘金钗钿
169 <徐老仆义愤成家
186 <钱秀才错占凤凰俦
205 <乔太守乱点鸳鸯谱

225 <怀私怨狠仆告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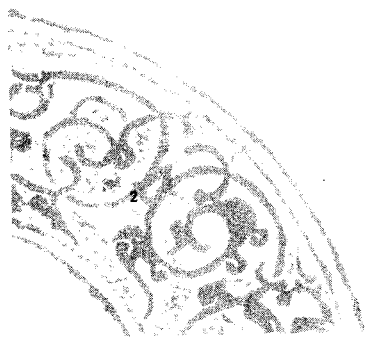
240 <唐解元玩世出奇

249 <十三郎五岁朝天

264 <赵县君乔送黄柑子

282 <夸妙术丹客提金

295 <逞多财白丁横带





卷三·六个灵魂不死的历史名人

李谪仙醉草吓蛮书

堪羨当年李谪仙，吟诗斗酒有连篇；蟠胸锦绣欺时彦，落笔风云迈古贤。书草和番威远塞，词歌倾国媚新弦；莫言才子风流尽，明月常悬采石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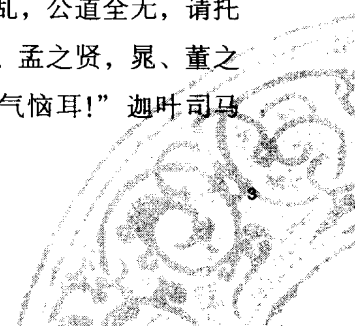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唐玄宗皇帝朝，有个才子，姓李名白，字太白；乃西梁武昭兴圣皇帝李暹九世孙，西川锦州人也。其母梦长庚入怀而生，那长庚星又名太白星，所以名字俱用之。那李白生得姿容美秀，骨格清奇，有飘然出世之表。十岁时便精通书史，出口成章，人都夸他锦心绣口；又说他是神仙降生，以此，又呼为李谪仙。有杜工部赠诗为证：

昔年有狂客，号尔谪仙人；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声名从此大，汨没一朝伸；文采承殊渥，流传必绝伦。

李白又自称青莲居士。一生好酒，不求仕进。志欲遨游四海，看尽天下名山，尝遍天下美酒。先登峨眉，次居云梦，复隐于徂徕山竹溪，与孔巢父等六人，日夕酣饮，号为竹溪六逸。有人说湖州乌程酒甚佳，白不远千里而往，到酒肆中开怀畅饮，旁若无人。时有迦叶司马经过，闻白狂歌之声，遣从者问其何人？白随口答诗四句：

青莲居士谪仙人，酒肆逃名三十春；湖州司马何须问，金粟如来是后身。

迦叶司马大惊，问道：“莫非蜀中李谪仙吗？闻名久矣。”遂请相见，留饮十日，厚有所赠。临别问道：“以青莲高才，取青紫如拾芥，何不游长安应举？”李白道：“目今朝政紊乱，公道全无，请托者登高位，纳贿者获科名；非此二者，虽有孔、孟之贤，晁、董之才，无由自达。白所以流连诗酒，免受盲试官气恼耳！”迦叶司马



道：“虽则如此；足下谁人不知？一到长安，必有人荐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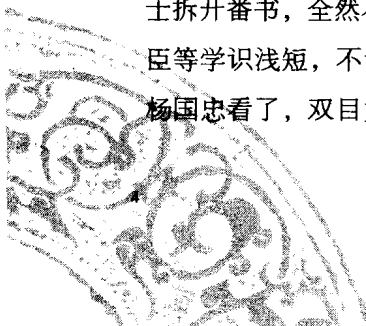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从其言，乃游长安。一日，到紫极宫游玩，遇了翰林学士贺知章，通姓道名，彼此相慕。知章遂邀李白于酒肆中。解下金貂，当酒同饮；至夜不舍。遂留李白于家中下榻，结为兄弟。次日，李白将行李搬至贺内翰宅，每日谈诗饮酒，宾主甚是相得。

时光荏苒，不觉试期已迫，贺内翰道：“今春南省试官，正是杨贵妃兄杨国忠太师；监视官乃太尉高力士；二人都是爱财之人，贤弟如无金银买嘱他，便有冲天学问，见不得天子。所幸二人与下官皆有相识，写一封札手去，预先嘱托，或者看薄面一二。”李白虽则才大气高，遇了这等时势，况且内翰高情，不好违阻。贺内翰写了柬帖，投与杨太师、高力士。二人拆开看了，冷笑道：“贺内翰受了李白金银，却写对空书，在我这里讨白人情！到那日专记，如有李白名字卷子，不问好歹，即时批落。”时屈三月三日，大开南省。会天下才人，尽呈卷子。李白才力有余，一笔挥就，第一个交卷。杨国忠见卷子上有李白名字，也不看文字，乱笔涂抹道：“这样书生，只好与我磨墨。”高力士道：“磨墨也不中，只好与我着袜脱靴。”喝令：“将李白推抢出去！”正是：

不愿文章中天下，只愿文章中试官。

李白被试官屈批卷子，怨气冲天，回至内翰宅中发誓道：“久后吾辈得志，定教杨国忠磨墨，高力士与我脱靴，方才满愿。”贺内翰劝曰：“且休烦恼，权在舍下安歇，待三年再开试场，别换试官，必然登第。”终日共李白饮酒赋诗。日月往来，不觉一载。

忽一日，有番使赍国书到。朝廷差使命急宣贺内翰陪接番使在馆驿安下。次日，阁门舍人，接得番使国书一道；玄宗敕宣翰林学士拆开番书，全然不识一字，拜伏金阶启奏：“此书乃是鸟兽之述，臣等学识浅短，不识一字。”天子闻奏，将与南省试官杨国忠开读。杨国忠看了，双目如盲，亦不晓得。天子宣问满朝文武，并无一人



晓得，不知书上有何吉凶言语。龙颜大怒，喝骂朝臣：“枉有许多文武，竟无一个饱学之士，与朕分忧。此书识不得，将何回答落番使？岂不被番邦耻笑，欺侮南朝？必动干戈，来侵边界；如之奈何？敕限三日，若无人识此番书，一概停俸；六日无人，一概停职；九日无人，一概定罪，别选贤长，共扶社稷。”圣旨一出，诸官默默无言，再无一人敢奏，天子转添烦恼。贺内翰朝散回家，将此事述于李白。白微微冷笑道：“可惜我李某去年不曾及第为官，不得与天子分忧。”贺内翰大惊道：“想必贤弟博学多能，辨识番书，下官当于驾保前奏。”

次日，贺知章入朝，越班奏道：“臣启奏陛下，臣家有一个秀才。姓李名白，博学多能；要辨番书，非此人不可。”天子准奏，即遣使命，赍诏前去内翰宅中宣取李白。李白告天使道：“臣乃远方布衣，无才无识。今朝中有许多官僚，都是饱学之儒，何必问及草莽？臣不敢奉诏，恐得罪于朝贵。”说这句得罪于朝贵，隐隐刺着杨、高二。使命回奏，天子便问贺知章：“李白不肯奉诏，其意何居？”知章奏道：“臣知李白文才盖世，学问惊人；只为去年试场中，被试官屈批了卷子，羞抢出门，今日教他白衣入朝，有愧于心；乞陛下赐以恩典，遣一位大臣前往，必然奉诏。”玄宗道：“依卿所奏，钦赐李白进士及第，并紫袍金带，纱帽象简见驾。就烦卿自往迎取，卿不可辞。”贺知章领旨回家。请李白开读，备述天子惓惓求贤之意。李白穿了御赐袍服，望阙拜谢，遂骑马随贺知章入朝。玄宗于御座专待李白；李白至金阶拜舞，山呼谢恩，躬身而立。天子一见李白，如贫得富，如暗得灯，如饥得食，如旱得云。开金口，宣玉音道：“今有番国赍书，无人能晓，特宣卿至，为朕分忧。”白躬身奏道：“臣因学浅，被太师批卷不中，高太尉将臣推抢出去，今有番书，何不令试官回答？却乃久滞番官在此？臣是被黜秀才，不能称试官之意，怎能称皇上之意？”天子道：“朕自知卿，卿其勿辞。”遂命侍臣奉番书赐李白观看了一遍，微微冷笑。对御座前将唐音译出，

宣读如流。番书云：

“渤海国大可毒书达唐朝官家：自你占了高丽，与俺国逼近，边兵屡屡侵吾界；想出自官家之意。俺如今不可耐者，差官来讲；可将高丽一百七十六城，让与俺国。俺有好物事相送。太白山之菟，南海之昆布，栅城之鼓，扶余之鹿，郑颢之家，率宾之马，沃州之绵，湄沱河之鲫，九都之李，乐游之梨；你官家都有分。若还不肯，俺起兵来厮杀，且看那家胜负？”

众官听得读罢番书，不觉失惊，面面相觑，尽称难得。天子听了，自觉龙颜不悦，沉吟良久，方问两班文武：“今后番国要兴兵抢占高丽，有何策可以应敌？”两班文武如泥塑木雕，无人敢应。贺知章启奏道：“自太宗皇帝三征高丽，不知杀了多少生灵，不能取胜，府库为之虚耗。天幸盖苏文死了，其子男生兄弟争权，为我乡导；高宗皇帝遣老将李勣、薛仁贵，统百万雄兵，大小百战，方才殄灭。今承平日久，无将无兵，倘干戈复动，难保必胜；兵连祸结，不知何时而止；愿我皇圣鉴！”天子道：“似此如何回答他？”知章道：“陛下试问李白，必然善于辞命。”天子仍召白问之。李白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：此事不劳圣虑，来日宣番使入朝，臣当面回答番书，与他一般字迹，书中言语，羞辱番国，须要番国可毒，拱手来降。”天子问：“可毒何人也？”李白奏道：“渤海风俗，称其王曰可毒；犹回纥称可汗，吐蕃称普赞，六诏称诏，诃陵称悉莫威；各从其俗。”天子见其应对不穷，圣心大悦，即日拜为翰林学士。遂设宴于金銮殿，官商迭奏，琴瑟喧阗，嫔妃进酒，彩女传杯，御旨传示：“李卿可开怀畅饮，休拘礼法。”李白尽量而饮，不觉酒浓身软，天子令内官扶于殿侧安寝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升殿。

静鞭三下响，文武两边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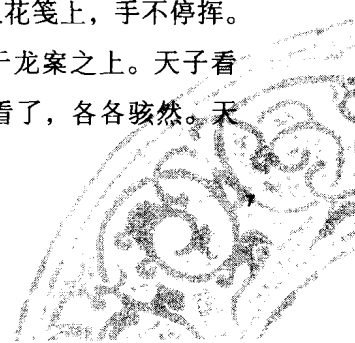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宿醒犹未醒，内官催促进朝；百官朝见已毕，天子诏李白上殿，见其面尚带酒容，两眼兀自有朦胧之意。天子分付内侍：“教

御厨中造三分醒酒酸鱼羹来。”须臾，内侍将金盘捧到鱼羹一碗，天子见羹气太热，御手取牙箸调之良久，赐与李学士。李白跪而食之，顿觉爽快，是百官见天子恩幸李白，且惊且喜。惊者，怪其破格；喜者，喜其得人。惟杨国忠、高力士愀然有不乐之色。圣旨宣番使入朝。番使山呼见圣已毕，李白紫衣纱帽，飘飘然有神仙凌云之态，手捧番书，立于左侧柱下，朗声而读，一字无差。番使大骇。李白道：“小邦失礼，圣上洪度如天，置而不较，有诏批答，汝宜静听。”番官战战兢兢，跪于阶下。

天子命设七宝座于御座之傍，取于阗白玉砚，象管兔毫笔；独草龙香墨，五色金花笺；排列停当。赐李白近御榻前坐锦墩草诏。李白奏道：“臣靴不净，有污前席；望皇上宽恩，赐臣脱靴结袜而登。”天子准奏，命一小内侍与李学士脱靴。李白又奏道：“臣有一言，乞陛下赦臣狂妄，臣方敢奏。”天子道：“任卿失言，朕亦不罪。”李白奏道：“臣前入试春闱，被杨太师批落，高太尉赶逐；今日见二人押班，臣之神气不旺。乞玉音分付杨国忠与臣捧砚磨墨。高力士与臣脱靴结袜；臣意气始得自豪，举笔草诏，口代天言，方可不辱君命。”天子用人之际，恐拂其意，只得传旨教杨国忠捧砚，高力士脱靴。二人心里暗暗自揣，前日科场中轻薄了他，这样书生，只好与我磨墨脱靴，今日恃了天子一时宠幸，就来还话，报复前仇，出于无奈，不敢违背圣旨。正是敢怒而不敢言！常言道：

冤家不可结，结了无休歇；侮人还自侮，说人还自说。

李白此时昂昂得意，着袜登褥，坐于锦墩。杨国忠磨得墨浓，捧砚侍立。论来爵位不同，怎么李学士坐了，杨太师倒侍立？因太白代天言，天子宠以殊礼；杨太师奉旨磨墨，不曾赐坐，只得侍立。李白用左手将须一拂，右手举起中山兔颖，向五花笺上，手不停挥。须臾，草就吓蛮书，字画齐整，并无错落，献于龙案之上。天子看了大惊，都是照样番书，一字不识；传与百官看了，各各骇然。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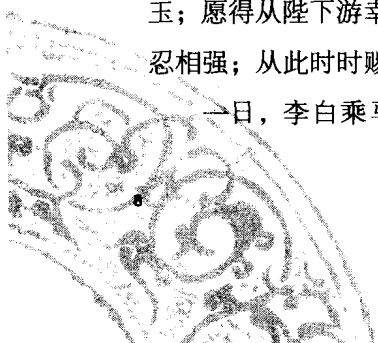
子命李白诵之。李白就御座前朗诵一遍道：

“大唐开元皇帝诏谕渤海可毒：自昔石卵不敌，蛇龙不斗；本朝应运开天，抚有四海，将勇卒精，甲坚兵锐。颉利背盟而被擒，普赞誇張而纳誓；新罗奉织锦之颂，天竺致能言之鸟；波斯献捕鼠之蛇，拂菻进曳马之狗；白鸚鵡来自河陵，夜光珠贡于林邑；骨利干有名马之纳；泥婆罗有良酢之献。无非畏威怀德，买静求安。高丽拒命，天讨再加，传世九百，一朝殄灭；岂非逆天之咎征，叛上之明鉴与？况尔海外小国，高丽附邦；比之中国，不过一郡。士马刍粮，万分不及，若螳怒是逞，鸱张不逊，天兵一下，千里流血；君同颉利之俘，国为高丽之续。方今圣度汪洋，怒尔狂悖，急宜悔祸，勤修岁事；毋取诛僇，为四夷笑。尔其三思哉！故谕。”

天子闻之大喜，再命李白对番官面宣一通，然后用宝入函。李白仍叫高太尉着靴，方才下殿，唤番官听诏。李白重读一遍，读得声韵铿锵，番使不敢做声，面如土色，不免山呼拜舞辞朝。贺内翰送出都门，番官私问道：“适才读诏者何人？”内翰道：“姓李名白，官拜翰林学士。”番使道：“多大的官？使太师捧砚，太尉脱靴。”内翰道：“太师大臣，太尉亲臣，不过人间之极贵；那李学士仍天上神仙下降，赞助天朝，更有何人可及？”番使点头而别。番使归至本国，与国王述之。国王看了国书大惊，与国人商议道：“天国有神仙赞助，如何敌得？”只得写了降表，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天子深敬李白，欲重加官职。李白启奏：“臣不愿受职，愿得逍遥散诞，供奉御前，如汉东方朔故事。”天子道：“卿既不受职，朕所有黄金白璧，奇珍异宝，惟卿所好。”李白奏道：“亦不愿受金玉；愿得从陛下游幸，日饮羹酒二千觞足矣。”天子知李白清高，不忍相强；从此时时赐宴，留宿于金銮殿中，访以政事，恩幸日隆。

一日，李白乘马游长安街，忽听得锣鼓齐声，见一簇刀斧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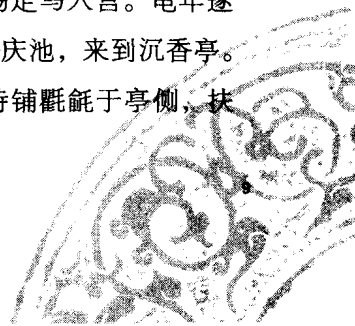


拥着一辆囚车行来。白停驂问之，乃是并州解到失机将官，今押赴东市处斩。那囚车囚着个美丈夫，生得甚是英伟；叩其姓名，声如洪钟；答道：“姓郭，名子仪。”李白相他容貌非凡，他日必为国家柱石，遂喝住刀斧手道：“待我亲往驾前保奏。”众人知是李谪仙学士，御手调羹的，谁敢不依。李白当时回马，直叩宫门，求见天子。讨了一道赦敕，亲往东市开读；打开囚车，放出子仪，许他带罪立功。子仪拜谢李白活命之恩，道：“异日衔环结草，不敢忘报。”此事搁起不提。

是时宫中最重木芍药，是扬州贡来的；如今叫做牡丹花，唐时谓之木芍药。宫中种得四本，开出四样颜色。那四样？大红，深紫，浅红，通白。玄宗天子移植于沉香亭前，与杨贵妃娘娘赏玩，诏梨园子弟奏乐。天子道：“对妃子，赏名花，新花安用旧曲？”遽命梨园长李龟年，召李学士入宫，有内侍说道：“李学士往长安市上酒肆中去了。”龟年不往九街，不走三市，一径寻到长安市去。只听得一个大酒楼上，有人歌云：

三杯通大道，五斗合自然；但得酒中趣，勿为醒者传。

李龟年道：“这饮的不是李学士是谁？”大踏步上楼梯来。只见李白独占一个小小座头，桌上花瓶内供一枝碧桃花。独自对花而酌，已吃得酩酊大醉；手执巨觥，兀自不放。龟年上前道：“圣上在沉香亭宣召，学士快去。”众酒客闻得有圣旨，一时惊骇，都站起来观看。李白全然不理，张开醉眼，向龟年念一句陶渊明的诗道：“我醉欲眠君且去。”念了这句诗，就瞑然欲睡。李龟年也有三分主意，向楼窗往下一招，七八个从者，一齐上楼，不由分说，手忙脚乱，抬李学士到午门前，上了玉花骢；众人左扶右持，龟年策马在后相随，直跑到五凤楼前。天子又遣内侍来催促了，敕赐走马入宫。龟年遂不扶李白下马，同内侍帮扶，直至后宫，过了兴庆池，来到沉香亭。天子见李白在马上双眸紧闭，兀自未醒，命内侍铺氍毹于亭侧，扶



白下马少卧，亲往省视，见白口垂涎沫。天子亲以龙袖拭之。贵妃奏道：“妾闻冷水沃面，可以解醒。”乃命内侍汲兴庆池水，使宫女含而喷之；白梦中惊醒，见御驾大惊，俯伏道：“臣该万死！臣乃酒中之仙，幸陛下恕臣！”天子御手挽起道：“今日同妃子赏名花，不可无新词，所以召卿，可作《清平调》三章。”李龟年取金花笺授白，白带醉一挥，立成三首。其一云：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；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！

其二云：
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；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！

其三云：

名花倾国两相欢，长得君王带笑看；解释东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阑干。

天子览诗，称美不已，道：“似此天才，岂不压倒翰林院许多学士？”即命龟年按调而歌，梨园众子弟丝竹并进，天子自吹玉笛以和之。歌毕，贵妃敛绣巾再拜称谢。天子道：“莫谢朕，可谢学士也。”贵妃持玻璃七宝杯，亲酌西凉葡萄酒，命宫女赐李学士饮。天子敕赐李白遍游内苑，令内侍以美酒随后，恣其酣饮。自是宫中内宴，李白每被召，连贵妃亦爱而重之。

高力士深恨脱靴之事，思欲报复，却又无计奈何，一日，值贵妃重吟前所制《清平调》三首，倚栏叹羡。高力士见四下无人，乘间奏道：“奴婢初意娘娘闻李白此词，怨入骨髓，何反拳拳如是？”贵妃道：“有何可怨？”力士道：“‘可怜飞燕倚新妆’，那飞燕姓赵，乃西汉时成帝之后；则今画图中画着一个武士，手托金盘。盘中有一女子，举袖而舞，那个便是赵飞燕。生得腰肢细软，行步轻盈，

若人手执花枝颤颤然；成帝宠幸无比。谁知飞燕私与燕赤凤相通，匿于复壁之中；成帝入宫，闻壁衣内有人咳嗽声，搜得赤凤杀之。欲废赵后，赖其妹合德力救而止；遂终身不入正宫。今日李白以飞燕比娘娘，此乃谤讪之语，娘娘何不熟思！”原来贵妃那时以胡人安禄山为养子，出入宫禁，与之私通，满宫皆知，只瞒得玄宗一人；高力士说飞燕一事，正刺其心。贵妃于是心下怀恨，每于天子前说李白轻狂使酒，无人臣之礼。天子见他不爱李白，遂不召他内宴，亦不留宿殿中。李白情知被高力士中伤，天子有疏远之意，层次告辞求去。天子不允。乃益饮酒自废，与贺知章、李适之、汝阳王璿、崔宗之、苏晋、张旭、焦遂为酒友。时人呼为“饮中八仙”。

却说玄宗天子心下实是爱重李白，只为宫中不甚相得所以疏了些儿；李白屡次求归，无心恋阙，乃向李白道：“卿雅志高蹈，许卿暂还，不日再来相召。但卿有大功于朕，岂可白手还山，卿有所需，朕当一一给与。”李白奏道：“臣一无所需，但得杖头有钱，日沽一醉足矣。”天子乃赐金牌一面，牌上御书：“敕赐李白为天下无忧学士，逍遥落拓秀才。逢坊吃酒，遇库支钱，府给千贯，县给五百贯。文武官员，军民人等，有失敬者，以违诏论。”又赐黄金千两；锦袍玉带，金鞍龙马，从者二十人。白叩头调恩。天子又赐金花二朵，御酒三杯，驾前上马出朝。百官俱给假携酒送行，自长安街直接到十里长亭，樽罍不绝。只有杨太师、高太尉二人怀恨不送。内中惟贺内翰等酒友七人直送至百里之外，流连三日而别。李白集中有《还山别金门知己》诗；云：

恭承丹凤诏，款起烟萝中；一朝去金马，飘落成飞蓬。闲来东武吟，曲尽情未终；书此谢知己，扁舟寻钓翁。

李白锦衣纱帽，上马登程，一路只称锦衣公子，果然逢坊饮酒，遇库支钱。不一日，还至锦州，与许氏夫人相见。官府闻李学士回家，都来拜贺，无日不醉。日往月来，不觉半载。一日，白对许氏